

没错,你的大脑真的进水了!

□ 彭 匈

早些年,我的一位当医生的忘年交朋友老唐来找我,交谈之时,我感到近来思维有些迟钝,老是存着一份担心,便问他这是否属于脑血管硬化,也就是近年来人们常说的大脑进水之类。老唐笑笑说,从你的言谈举止看,还不像,倒是你楼下的一位同事可能患有此症。我大惊,这位同事正值中年,身体也颇为强健,便问何以见得。老唐说,昨天我来找你,在楼下碰见这位老兄,人倒是热情客气,说话也慢条斯理:“这位老同志,您找谁呀?啊,找老彭啊,好,好,哎,您贵姓呀?”我一一作答。今天来,在楼下又碰见这位仁兄,仍然是一样的热情客气,一样的慢条斯理:“这位老同志,您找谁呀?啊,找老彭啊,好,好,哎,您贵姓呀?”老唐模仿得惟妙惟肖,让我笑了好一阵。笑罢我问,这就是脑血管硬化的症状么?唐医师说,要下个正式的诊断,得经过例行的检查,但我可以告诉你,平时要老有这种表现,就值得警惕了。昨天经历的事,今天毫无印象;昨天看过的书,今天翻开又是新的;昨天说过的话,今天又说一遍——北方人叫说车轱辘话;甚至刚从某某那里听到一个消息,转过背又当成新闻向某某发布回去。还有,说到某个人名、地名,话到嘴边,死活就是

说不出……

没等他说完,我便大叫,可可怕呀!后面这种情况我也有!

老唐说,别紧张。偶尔一两次,不算的,年轻人有时也会犯这种毛病,关键看是不是经常性,如果经常性发作,无论老年青年,都不妙。

说到经常性发作,我倒想起一个熟人,唐医师说他也认得。此公姓柏,从年龄到资格,毫无疑问都在德高望重的行列里。抗战的时候,柏老曾经在重庆追随聂绀弩、邹韬奋一起在党的外围组织办过进步小报,也写过一批很不错的诗歌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此公慢慢地变得让大家害怕起来。倒不是他有多么凶,而是他的一些言谈举止很让人吃不消。

20世纪70年代,地区文化局每年都要召开创作会议,我们便有机会从各县云集桂林。一年一度的见面,固然使朋友们无比的高兴,而最让人兴奋的应该说是两件事情,一是能够十人一桌的吃宴席,解决那年头油水匮乏的问题;二是到了晚上,集中在招待所房间里海阔天空地聊天,交流各地发生的奇闻趣事。客观地说,每次聊天劲头最大的就是柏老,但是给我们造成灾难最大的也是他老人家。大家一坐定,柏老就打开了话匣子。题目很大——重庆谈判内幕,我

对他的期望值自然也就很高。可是一直讲到半夜十一点,我们竟然从他嘴里一点内幕资料都没有得到。也就是说,他所反复宣讲的,都是报纸上,或者是毛主席著作里都有了的东西。要说有什么收获,倒是他自己的一些小经历让人有些难念。比如他说他们到印刷厂印进步小报,困了经常铺几张旧报纸,就地一滚,便睡了等等。

此公也怪,他竟然以为我们还不知道毛主席当年到了重庆。每每说到关键处,便表情凝重地将我们所有的人都扫视一遍,压低了嗓门,用绝密的口吻向我们宣布——毛主席当年到了重庆!我们心里都纳闷,毛主席到了重庆,这谁都知道的呀,倘若毛主席他老人家连重庆都没到,怎么跟蒋介石谈判呢?大家仍然耐着性子,一则看在他德高望重,二则寄希望于他下面多少总会披露一点绝密材料。结果一直熬过十二点,他竟然说的全是众所周知的东西。所有的人都像看一场倒霉的电影,总希望后头有一两个精彩镜头出现,结果直到散场都一直令人失望,弄得个个都呈瘟鸡状。

可怕的还不止这,第二年的创作会议,晚上仍然是他包场,主讲的还是去年已经讲过而他自己以为没有讲过的“重庆谈判内幕”,众所周知的

内容仍然使用绝密口吻。半途一些年轻人实在熬不住,想用打哈欠、咳嗽、频频上厕所来干扰他,他竟完全不为所动,实实在在地讲到半夜十二点,才跟同志们依依惜别。好端端一个美妙的夜晚又叫他给毁了,呈瘟鸡状的各位也只好认了倒霉,于是宽衣解带,蒙头睡去。谁知,刚要进入梦乡,“笃笃笃”,有人敲门,是柏老,他说他刚才漏讲了一点,不来补充怕对不住大家。各人只好拥被而坐,又被他折磨掉半个钟头。

显然,此公大脑进了水——这是唐医生下的结论。

我尽管不是医生,却对老唐下的这个结论表示了不敢苟同。接下来我举出证明柏老大脑没有进水的例子,竟使身为医生的老唐也无话可说乃至有点肃然起敬起来。

我说柏老除了爱讲一些重大事件内幕外,还有一个爱好也是众所周知的——任何时候,桂林市的三家大影院的门票,他口袋里都有。这对于当年想看一场好电影却求票无门的人,柏老简直就是救星。有一年的创作会,正好放映日本故事片《望乡》。门票半个月前早已售罄。要解决全体与会人员的票,文化局的领导也表示无能为力。关键时刻,柏老站了出来,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票来,人手一张,尽管

分别安排在不同的影院和不同的时段,大家也几乎要喊柏老万岁。当然,我们从心底里羡慕的,还是柏老所在单位的同事,无论来了什么新电影,像《追捕》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这些新片,只要他们想看,那是绝无问题的。

不过听一位柏老的同事说,时间一长,也难免会出现忘记付给柏老票钱的事情。有一次,柏老忍无可忍地拦住他们文化馆的一位美工,说他去年有两张票的钱至今未付。那人先是否认,但一看从柏老那瞪圆了的血红的眼睛里射出的蔑视和鄙视的光,便改了口,说我想起来了,不过不是两张,是一张。柏老斩钉截铁地说,两张!于是,一张——两张!两张——一张!竟然吵翻了天。最后,美工软了下来,想用一句玩笑话来下台阶。说,好好好,两张就两张,不过,要钱没有,我头上这顶呢子帽还值几个……没等美工说出一个“钱”字,柏老便从美工头上把揪下呢子帽,“啪”地用力摔在地上,仍旧抬起头来,把那血红的圆眼毫不留情地盯住他。这时,文化馆长看不过眼,走过来打圆场,说,柏老,你也别太认真了,一个单位的人,低头不见抬头见,凡事得留个面子。这时,柏老喇地转过身来,把血红的圆眼锁定文化馆长,大吼一声:“你也有两张!”

苗家歌手参赛展

□ 达汉吉(苗族)

听说苗族歌手来南宁参加全区少数民族民歌展演,在邕苗族同胞激动不已,立即订了一个地方,邀请那些土生土长的苗乡才子佳人一起聚餐叙乡情。

正值秋天,窗外挂着雨帘。当我抵达饭店时,表弟唐桂平和韦鼎英、郑华、景华、王锋等在邕苗仔们,已经先期抵达,正在交流全区民歌展演的有关热门话题。

也是歌手出身的贾景华介绍说,由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族局老局长、老歌手凤绍师率领的该县苗歌协会代表队,一共六人,分别是《苗山情》的原唱梁江合,《芦笙与姑娘》原唱梁桂花,《家住元宝山》的原唱梁翠荣,以及苗族著名嘎林(又称苗笛)演奏人石志平、凤绍勤,他们都是融水第一届民歌大赛的获奖者,也是苗山群众喜闻乐见的著名歌手。

二

民歌是苗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相传在蚩尤时代就开始流行民歌展演,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发展,目前保存三种不同的艺术形式。

最具影响力的是苗歌大赛。每年的苗族芦笙坡会,都同时举办苗歌大赛。梁江合、梁桂花、梁翠荣等歌手曾多次参加苗歌大赛并获奖,早已是村村寨寨老少皆知的名人。

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是苗歌对唱。在农闲季节或是重要节日,人们自筹经费,请来他们喜爱的男女歌手,在村里对唱苗歌。对唱的内容包括古歌、情歌,还有新歌、心歌,都是情节起伏、感人至深的歌曲。

最为温馨的是苗歌伴唱。春节期间,几位青年男女,备好酒菜,请来苗族老歌手,演唱他们喜爱的古老民歌。一般情况下,老歌手会一边拉着伴奏乐器,边奏边唱,情景交融,情感交错,情节起伏。由于苗族古歌内容丰富,篇幅较长,一首古歌要两到三晚才能演唱完毕。

三

大约是七点的样子,苗族歌手们,

披一身的雨点,带一路的笑语,愉快地走进包厢,和大家握手致意。

风老局长最先发言,他说,有幸参加全区民歌展演,观赏南宁、柳州、桂林、河池、百色等10市23支少数民族民歌队伍的民歌展演,还有广西壮文学校、外国语学院等7个特邀节目表演,两天时间分享了全区最具民族特点和时代精神的31个节目,让我品尝到丰盛的文化大餐,感到很幸福、很自豪。

梁江合当场演唱了《苗山情》,并逐一给在座的在邕同胞敬酒。然后说,看完他们的苗歌演唱之后,评委老师的客观评价是,新颖但苗味不够,时尚但传统不够,感人但艺术不够,亮丽但震撼不够。四个好评,四个不足,让他认清了自己,找到了不足,看到了希望。所以,回去以后,要组织融水苗歌协会的歌手们,加强学习,强化训练,努力提高表演水平。

梁桂花现场演唱了《芦笙与姑娘》,然后发表感言。她说,这次参加全区民歌展演,让她深深地感受到表演的气氛很重要。这次展演的节目中,凡是最有气场的民歌,都能震撼人心、感人肺腑,都是传唱久远、家喻户晓的民歌。恰好在这点上,苗族民歌展演缺乏应有的气场,这是今后需要改进和创新的重要内容。

石志平用嘎哈(指二胡型苗族传统乐器)演奏了自己的作品《苗山同年节》,演奏完毕后,他说,苗族民歌,由于历史、文化和环境的原因,适合广场形式的表演,但不适应高大上的舞台展演。因为嘎哈作为伴奏乐器,声音低沉,情感沉重,节奏缓慢,感染力不强,舞台效果不佳。今后,要结合展演大舞台的需要,学习借鉴三江侗族琵琶歌演唱、富川黑山村瑶歌表演、平果县壮乡嘹歌、上林壮歌演唱等技艺和技巧,探索创新苗族民歌展演的新方法、新途径,提高苗族民歌的展演水平。

窗外雨不停,厢内歌不断。苗家人相聚欢歌,祝贺全区民歌展演的成功举办,分享民族团结和谐的丰硕成果。



听 蝉

□ 韦联成(壮族)

的蝉衣,便开始在瑟瑟秋风中掉落下来,蝉声也日渐稀薄,最后消失殆尽。

一个蝉衣一分钱。当我攒到足够卖到一元多钱的蝉衣后,树上的叶子已经大部分变黄,屋前的空地上落下许多黄叶。在打扫院子的时候,我时常可以捡到许多蝉衣。第二年夏天,树木又吐出繁茂的绿叶,新生的蝉儿又在浓密的枝叶间鸣唱。我倚靠着窗台,期待着秋风的来临,直到落叶满地,我又可以来到树下捡拾那些掉落的蝉衣。

年复一年。就这样,我告别了童年。

现如今,乡下老家所处的乡镇正在向周边的村屯扩展,我家老屋附近的山坡也在几年前被夷为平地,山坡上的树林也随之消失,已经找不到蝉虫栖息的树林。

现在,误入我屋子的这只蝉或许飞累了,它正安详地趴在我的书桌上,一动也不动。倏地,它又扑扇着翅膀飞了起来,紧接着重重地撞到了透明的玻璃窗上。莫非这只蝉是为了寻找那片栖息的树叶而来?正当我出神时,蝉已经飞得不知去向,它大概通过窗户的缝隙飞了出去。

第二天,我重新把纱窗敞开,后来又把窗帘换成绿色,我期望来年新生的蝉儿能够拥有一片新的绿洲,拥有一个可以自由栖身、鸣唱的家。

第二届广西花山诗会在贵港举办

为了寻找广西诗歌发展新的突破口,8月27日,由广西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二届(2018)广西花山诗会在贵港市举办。贵港市市长农融、广西文联党组成员、副主席石才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。广西作家协会主席东西主持。

《作品》杂志社社长、著名诗人杨克,中国诗歌网总编辑、诗人、评论家金石开,拓夫、凡一平、朱山坡、盘彬彬、非亚、黄鹏等区

内外著名作家、诗人60多人受邀参加诗会。

石才夫在致辞中说,“花山诗会”是广西诗友的盛会,是文学桂军打造的诗歌平台。在刚刚结束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,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举旗帜、聚民心、育新人、兴文化、展形象的使命任务,强调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。希望作家、诗人认真领会,体现广西作家应有的

格局和眼界,不断提高创作水平和质量。

杨克、金石开、石才夫、东西、凡一平围绕“广西诗歌如何出名名家名作”作了专题演讲;与会作家、诗人就“新时代文学创作的格局与创新”各抒己见,畅所欲言。诗会期间,还举办了花山之夜广西原创诗歌朗诵会,拓夫、非亚、黄鹏等20多位诗人现场精彩演绎了他们的原创诗作。(老树)